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著资助计划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134)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70020)

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WJQ2013002)

# 唐宋时期的学校教育 与学礼演变

王美华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引 言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历史变革的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呈现出与唐代以前相比很大程度上不同的社会特点和发展趋势。如何定义这种变化，成为唐宋史学界关注的问题，就是关于唐宋变革的讨论。研究唐宋变革的著作或论文已经发表很多，但是多集中在唐宋变革的地域变迁、经济重心、政治体制、地方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这其中明显缺乏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及其相关问题发展变革的讨论。

以唐宋作为一个研究时段，研究唐宋时期学校教育体系以及学礼的演变及其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正是对现今的唐宋社会变革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通过对唐宋时期的学校教育体系以及相关学礼内容的梳理，对其演变轨迹的仔细分析，以及对学校教育体系演变与唐宋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之间关系的讨论，给予唐宋社会发展一个更为全面的定位，这正是我们研究唐宋社会历史发展的新视角。

由唐到宋，学校教育体系以及举行于校内的学礼，皆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把脉和梳理这些变化的趋势，可以看到唐宋时期学校教育体系以及学礼诸仪在沿袭、传承前代旧制的基础上“因时宜”而改易、调整、创新的主要基调。根据对唐宋时期学

校教育体制的格局的论述，对学校教育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基础上的学礼演变轨迹和内涵特征的整体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唐宋时代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发展的诸多特点及其趋势特征，这些发展趋势特点对于我们重新定位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以及中古社会中的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向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二

一直以来，唐、宋史学界关于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关注较多，而对于唐宋时期学礼演变的关注较少，尤其是将学校教育 with 学礼演变联系起来进行的研究更是欠缺。

(1) 关于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既有学者对唐代或宋代的学校教育展开研究，例如盛郎西、曹松叶、梁瓯第、陈东原等人陆续发表论著。八十年代以后，相关研究不断增多，例如郭宝林、郭声波、宋大川、高明士、近藤一成、苗春德、任爽、李锦绣、刘海峰、张邦炜、陈雯怡等人分别发表论著，阐述对唐代或宋代学校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此外，针对唐、宋学校教育的论述，还可见于类似《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校制度》这样的通论性著述之中。随着唐、宋学校教育研究关注兴起，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博硕论文亦以此为选题，例如周愚文、韩凤山等人的博士论文以及一系列的硕士论文。目前对于唐、宋学校教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成绩，成果数量颇多，无论是关于学校教育体制、官私学校设置，还是关于教育目标、教育思想以及教育经费，无论是关于中央及地方层面的学校状态，还是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庙学制度的成立等问题皆有研究关注，但是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礼，在以往有关学校教育的研究中却是明显被忽视的。

(2) 关于唐宋时期学礼演变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有关唐宋学礼的研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始有出现，但唯有侯力《唐代官学中的学规和学礼》等极少数论文发表。本世纪初以来，研究成果略有增加，陆续有周愚文《宋代的学礼》、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考》、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高明士《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及《隋唐的学礼》、吴丽娱《论中古养老礼仪式的继承与兴衰》等论文发表。此外盖金伟博士论文亦以《汉唐官学学礼研究》为选题。虽然目前学礼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整体而言其数量和质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针对学礼的考察多是将学礼“独立”于学校教育之外单独进行的研究，并未将之与学校教育的发展演进结合起来进行深入讨论。只有极少学者，例如高明士在专著《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中关注了隋唐时期官私学校教育与学礼的问题，然因其未延伸至两宋时段，以致影响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界定和阐释。

总的来看，有关唐宋时代的学校教育及学礼演变相关问题的研究，学界以往的研究或集中于隋唐，或关注于两宋，“断代”特征明显，很少有能够打破“断代”将唐宋两代联系起来进行较为“长时段”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是缺少将学校教育与学礼演变全面结合起来进行的深入考察。事实上，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亦是古代学礼发生明显变化的重要阶段。在唐宋的长时段的视域内，将学校教育与学礼演变结合起来进行细致而全面的考察和探讨，可以看到，由唐至宋随着学校教育体系的日趋完善和庙学体制的构建普及，随着从中央逐渐推及于地方州县的学校建置，在庙学的建筑区域之内，通过各种学

礼礼仪活动，建构起一种具有极大影响效力和象征意义的礼仪空间，赋予学校教育以更为丰富的使命感和更为厚重的仪式感，并进而推动了唐宋国家社会教化的进程。

本课题的研究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力图为学界关于唐宋社会发展趋势特征乃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脉络的研究，提供一些翔实考辨和深入观察。

### 三

本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唐宋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格局：官学的建构与私学的演进》，主要论述唐宋时期官、私学校教育体系的格局，涉及唐宋时期官学教育体系的发展完善、官学中的师生群体、官学教育的学业考核和培养趋向、私学的演进等四个方面，全面勾勒和把脉唐宋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发展脉络和趋势特征。下编《唐宋时期学礼演变的轨迹：校内场域礼仪空间的呈现》，主要探讨唐宋时期施行于学校场域之内的各项学礼礼仪的演变轨迹，揭示官私学校教育体系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学校内部场域礼仪空间的呈现及其影响。这一部分涉及了庙学体制下的释奠礼仪、皇帝视学礼的沿革、从宾贡到尊老的乡饮酒礼、皇帝养老礼的变化以及官学中的束脩礼等五个方面，力求清晰梳理唐宋时期学礼的制度规定和实践发展演变的状态。

通过全面深入的论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唐宋时期，官私学校教育体系皆有明确的发展，相关制度规范日趋完善，学校教育呈现出了普及化、平民化的趋势特征。这一局面与唐代以前的“学于私门”“家学传承”的局面迥然有别，标志唐宋社会层面的文化水平的提升，也更意味着唐宋国家的教化举措

在更为广泛层面中扩展和推进。第二，学校是国家推行教化、普及文化的重要依托，学校场域内举行的相关礼仪活动，不仅是对学生的引导规范，更是对周围社会层面的教育教化、感召威慑。唐宋学礼在传承古礼经典的基础上，呈现出“因时而损益”的时代特点。学礼的演变轨迹揭示了唐宋时期国家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下的社会统治秩序，日趋实现的官方礼仪教化的下移和扩展。

本书的研究，首先，在研究断限上注重“长时段”，对唐宋时期的学校教育体系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并就其发展趋势特征做整体性的勾勒；其次，注意将学校教育体系的发展与学礼的演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弥补学界以往多重视学校教育而忽视学礼演变的缺欠；最后，将学礼仪式规定、实践层面的举行与唐宋国家的礼教推行直接关联，深入探索学礼实际推行开来的“过程”。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唐宋社会变革的研究也成为唐史和宋史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迄今为止，讨论唐宋这一长时段的研究论著已经发表很多，然而系统地针对唐宋国家的教育教化问题的讨论仍有明显欠缺。本书的研究正是对此展开的讨论，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由唐至宋学校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学礼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切实深入地考究和阐释唐宋时期教育发展格局、礼仪教化推进进程中某些真实的状态，努力呈现出教育教化视野中唐宋社会变迁的趋势特征，为学界关于唐宋社会发展趋势特征乃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脉络的研究，提供一些翔实考辨和观察。

本书的研究主要针对唐宋时期学校教育 with 学礼变革趋势、学内礼仪空间的呈现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因而本研究对我们现今

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与学礼演进的内涵意义，并认真探析以礼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及重新审视其对现当代社会文化发展、民众道德伦理教育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 目 录

引 言..... 1

## 上编：唐宋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格局： 官学的建构与私学的演进

第一章 唐宋官学体系的建构和发展..... 3

    第一节 唐宋时期的中央官学..... 6

    第二节 唐宋时期的地方官学 ..... 26

    第三节 唐宋官学教育的管理机构 ..... 36

第二章 唐宋官学中的师生群体 ..... 48

    第一节 唐宋官学中的教师群体 ..... 48

    第二节 唐宋官学中的学生群体 ..... 89

第三章 唐宋官学中的教学、考核体制与培养趋向..... 115

    第一节 唐宋官学中的教材选择与课程设置..... 115

    第二节 唐宋官学中的学业考核体制..... 122

    第三节 唐宋时期官学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发展..... 134

第四章 唐宋时期私学的演进..... 151

    第一节 唐宋时期私学的类型与特点..... 151

    第二节 唐宋时期书院的发展与演进..... 154

下编：唐宋时期学礼演变的轨迹：  
校内场域礼仪空间的呈现

第一章 唐宋时期庙学体制下的释奠礼仪·····	161
第一节 庙学体制建构与唐宋释奠礼仪的演变·····	161
第二节 地方官学的发展与释奠礼仪的遵行·····	183
第二章 唐宋时期皇帝视学礼的沿革·····	199
第一节 唐代皇帝的视学礼·····	199
第二节 宋代皇帝的视学礼·····	202
第三章 唐宋时期从宾贡到尊老的乡饮酒礼·····	208
第一节 唐代乡饮酒礼的发展·····	209
第二节 北宋时期乡饮酒礼的演进·····	224
第三节 南宋时期乡饮酒礼的状态·····	234
第四章 唐宋时期皇帝养老礼的变化·····	249
第一节 唐代皇帝养老礼的规制·····	249
第二节 宋代皇帝养老礼的演变·····	252
第五章 唐宋时期的束脩礼、齿胄礼及谒先师礼·····	258
第一节 唐宋时期的束脩礼·····	258
第二节 唐宋时期的齿胄礼·····	261
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谒先师礼·····	263
主要征引书目及参考文献·····	266
后 记·····	277

## 上编：唐宋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格局： 官学的建构与私学的演进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学校教育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为现实政治、集权体制服务，培养现实政治需要的合格人才。审视帝制时代的官学教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唐宋时期官学教育体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呈现出超出以往时代的繁荣局面。然而亦需注意到的是，随着专制政治的发展，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进，随着官僚制度体系的日趋成熟，因为受到朝廷重视而呈现出空前繁荣面貌的官学教育体系，事实上正在逐步演变成为科举“配套服务”的“教育培训”机构，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属”，其在很大意义上失去了“独立”的意义。而此特点也同样表现在唐宋私学的发展历程之中。



## 第一章 唐宋官学体系的建构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可以分为两类：即官学教育与私学教育。总体而言，是以官学教育为主而以私学为辅。就官学教育机构来说，还可以分为两类，即中央的各类官学与地方州县的各级官学。

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起源很早，有学者甚至认为五帝时代可能就有了名曰“成均”的学校。然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应该是三代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至于周代时已经设立了培育王公贵族子弟的教学机构。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此处提及的东序、西序、右学、左学皆“国之大学”，而周之东胶，亦是“大学”，惟虞庠，因其在郊，乃是“乡学”。夏、商养国老、庶老皆在于国学，而周代养国老于国学，养庶老却是于乡学，显然周代更进一步“辨于贵贱之礼也”。<sup>①</sup>由此可知，周代的官学中有“国学”与“乡学”之分。此外，《礼记·学记》中记述周代学校时，还有“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之语，亦可见周代从国都到地方皆有官学设置。尽管，当今无法只依据这些文字记述复原周代学校教育体制，更无法完全将这些记述认作信史，但是我们可以由此推断三代以来官学教育理念的兴起以及周代对官学教育的重视、周代官学教育已经大体建构起

<sup>①</sup>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4《王制第五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5页。

来，却是可以的。所谓“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对此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无疑有着极大的影响，使其皆对于官学建设给予极大的重视，视之为治国理政、教民化俗之首要举措。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天子诸侯体制的崩析，周代的官学教育亦趋向衰落、解体，在社会动荡之际，私学兴起，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结束，“学在官府”的体制被冲破，教育由贵族开始走向了平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的日趋成型，官学教育亦出现了新局面。在战国后期，齐、魏、秦等国曾设置博士，是为学官，此制为秦汉乃至后世所沿袭。

秦并六国，沿袭六国旧制设立博士官。然其为加强中央集权体制，禁止私学，焚民间《诗》《书》及百家语，禁止百姓习之。朝廷定制，士民可习者惟法令，欲有学者“以吏为师”。<sup>①</sup>后人论及秦制时，多指明其禁学焚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举措，实为学校教育的劫难。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国家诸制多承秦旧，但是学校教育却未用其法。汉高祖时期，设立博士，其时国内政局不稳，经济凋敝，国家统治崇尚黄老之学，无暇更多关注学校教育之事。汉武帝时，政治稳定，国势强盛，始致力于发展官学教育。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设置《五经》博士，确定儒家独尊的局面，至此官学教育以儒术为主。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建太学开始，至东汉时期，汉代学校教育不断发展，官学可分中央的太学、地方的郡国学，还有专门教育皇子贵戚的贵族学。其中太学规模尤为值得关注，东汉时期太学生一度增加到三万余人。官学之外，汉代私学发展迅速，尤其东汉中叶以后，私学兴盛，某些儒学大师门徒动辄千余人。官学与私学并举，相辅相成，构成两汉时期及其以后学校教育的基本框架。

两汉时期，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学教育体系渐趋形成。魏晋南

<sup>①</sup>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5页。

北朝时期，虽乱世政权更迭，官学学校屡屡废置无常，但是总体上来看，官学教育体系却有一定的发展和推进。西晋时于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明令五品官以上子弟可入学。太学之外再设国子学，正是西晋王朝在学校教育中“殊其士庶，异其贵贱”<sup>①</sup>的明确反映。东晋南朝沿袭国子学、太学的设置。北朝亦重官学教育，中央官学除了国子学、太学建制外，还创立了四门学（小学）；同时，诏令地方普遍设置州郡学校。魏晋南北朝时期，专科学校教育开始兴起，先后出现了律学、书学、医学等，对后世影响甚大。这一时期官学教育的发展，得益于时人对“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的清晰认知，统治集团已经对教民兴学“将以节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达成共识，认为尊教宗学则“忠孝笃焉，信义成焉，礼让行焉”<sup>②</sup>，遂天下致治。在官学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讲学之风依旧，而家学教育亦成为世家大族学术传承的较为普遍的重要方式。

隋朝实现南北统一，文帝时即重视学校教育体系的建制和发展，继承并推进了北朝以来的官学教育体系。隋代中央设置国子寺，置祭酒，管理学校教育，始创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国子寺管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书学、算学，此五学各置博士、助教、学生等员。<sup>③</sup> 隋代亦重视地方州郡的学校设置，并规定了相关制度，显然已经形成了“京邑达乎四方”<sup>④</sup>的学校教育体系。然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仁寿中“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sup>⑤</sup> 及隋炀帝即位后，中央及地方的官学始得恢复。尽管隋代官学教育的发展一度遭受挫折，但是隋代由中央及于地方的学校体制无疑为此后的李唐王

① 《南齐书》卷9《礼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44页。

② 《南齐书》卷9《礼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45页。

③ 《隋书》卷28《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77页。

④ 《隋书》卷75《儒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6页。

⑤ 《隋书》卷75《儒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7页。

朝的学校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李唐王朝建立之后，国家诸制多承隋旧，对于中央及地方的官学设置给予极大关注。唐代诸帝对官学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视清楚体现在诏令之中，例如，唐睿宗即曾明确宣示“庠序者，风化之本，人伦之先”<sup>①</sup>，正是基于对学校教育的重要性的清晰认知，遂要求地方州县长官积极建置学校。在唐代的基础上，赵宋时期学校教育体系迅速发展和演进，因此宋代国家的官学教育呈现出了超出前代的兴旺繁盛之象。总的来看，唐宋时期，官学教育体系不断发展，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的建制及其职能规定亦日趋完善。

## 第一节 唐宋时期的中央官学

唐宋时期中央官学的设置，主要包括国子监所属学校和其他部门所属学校两部分。从整体而言，国子监所属的学校是唐宋时期中央官学的主体，其他相关部门所统属的学校相对来说只是辅助地位。厘清和把脉唐宋两代中央官学的设置及其发展演变，是令人全面认知唐宋学校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

### 一、国子监所属官学机构

唐代国子监下设官学有六，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唐玄宗天宝九载曾增置广文馆，但其后即废<sup>②</sup>。北宋建国以后，中央官学体系大体沿袭唐制，但是其国子

<sup>①</sup> 《全唐文》卷19，睿宗《申劝礼俗教》，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sup>②</sup> 按《旧唐书·玄宗本纪下》记载：天宝九载秋七月，“国子监置广文馆，领生徒为进士业者”。（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4页）又按《旧唐书·职官志三》记曰：广文馆博士二人，“天宝九载置，试附监修进士业者”，置助教一人，“至德后废也”。（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2页）

监下属的官学机构的情况却是比唐代较为复杂。北宋前期，隶属于国子监的中央官学只有国子学而已，而且此时的国子学是为教学教育机构与行政管理机构合一的局面。至于宋神宗在位之际，增置国子监隶属的中央官学的数量，此后隶属于国子监的官学，不仅包括了国子学、太学、律学等，还新增设了武学、小学之类的学校。南宋建都临安，亦沿北宋之制设置国子监，总掌国子、太学等学校事务。

### 1. 国子学

唐宋时期，国子学是中央官学中最高等级的学校，主要是为高级官僚群体子弟提供教育的官学。然由唐至宋，国子学的发展却呈现出了日趋衰落的迹象。

国子之学，源于《周礼》，按《周礼·地官司徒》中云：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至西晋武帝时始正式出现“国子学”之名。晋武帝咸宁二年，“起国子学”；晋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杂，欲辨其泾渭，”于是“制立学官品”，乃定“第五品以上得人国学”。<sup>①</sup>显然，国子学在建立之初，就明确宣示着“殊其士庶，异其贵贱”<sup>②</sup>的特点，只有高级官僚子弟才能入国学读书。南北朝时期，设国子学以教贵胄子弟的体制多有沿袭。例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即立国子学；北齐时设置国子寺（学），“掌训教胄子”<sup>③</sup>。隋朝建立之初，重视官学教育体制的建立，国子学的建构亦被承袭并推进。隋文帝仁寿元年，以“天下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为由，废止诸学，“唯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sup>④</sup>可见其时对国子学的重视。

李唐初建国之际，即重视官学设置，令在中央设置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其后，随着国内统一，政局稳

① 《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01页。

② 《南齐书》卷9《礼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44页。

③ 《隋书》卷27《百官志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57页。

④ 《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06页。

定，文教振兴，国子学的规模不断扩大。贞观中，唐太宗曾数幸国子学，令祭酒、博士讲论，并增筑学舍。国子学是唐代国子监下属诸学校中级别最高者，其生员定额为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sup>①</sup> 贞观时期，国势强盛，四夷来朝，其时“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sup>②</sup> 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史称“国学之盛，近古无比。”<sup>③</sup> 此语可能有夸张溢美之嫌，其所列人数也包括了国子监下属诸学的生员数，但是当时国子学的兴盛却是无疑的。唐高宗龙朔二年，东都亦设国子学，但规模较小于京师国子学。<sup>④</sup>

李唐一朝，国子学始终是国子监诸学中一所重要的教育教學机构。虽然在贞观以后，经历了高宗武后时期的国学渐衰局面，国子祭酒多非高才儒雅之人，但是整体而言，除了遭遇战事乱局之外，直至唐末国子学的建制和教育教學活动基本都能维持延续，只是皆无法复现贞观国学的盛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宝以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国子学规模严重缩减。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地区政权更迭频繁，南方地区各政权割据一方。然乱局之中，官学教育也同样得到了各政权统治者的关注和重视，从文献史料的记载中可见国子学的设置。例如，后周显德二年，周世宗曾营国子监，置学舍<sup>⑤</sup>。此国子监中学舍设置，当是国子学，证明后周时是国子监与国子学合一的状态，亦即监学合一。此外，后蜀的官制体系中，明确存在国子助教、国子《毛诗》博士等职衔，亦说明后蜀国内是设有国子学的。<sup>⑥</sup>

①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页。

② 《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③ 《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09页。

④ 《唐会要》卷66《东都国子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68页。

⑤ 《宋史》卷105《礼志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47页。

⑥ 参见李全德《十国学校制度考》，收入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7页。